



↑飞翔 蔡联



小编笔记

尘埃，何其微弱，又何其渺小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少有人注意到它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。相反，它们数量众多、体积庞大，个人于它而言，都不过是区区蝼蚁。然而就是这样的蝼蚁，却不知被什么脏东西遮住了眼睛、勾兑了思想，非但看不见尘烟的身影，甚至嗔怪：“它不干净。”笑话！我们平凡的生活，有哪一样不依仗它？入口的饭、身上的衣、遮雨的屋、赏景的路……皆是起自尘烟。怎么一旦入了口了、裹了身了、养了眼了，它就从“不干净”秒变洁而美了？人啊，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！无视尘烟、断了地气儿的人，就好比一觉得痛，便用吗啡“治疗”的奇葩——痛因无所谓，不痛才是对。对他们而言，岁月静好才是人间值得。苦难？不存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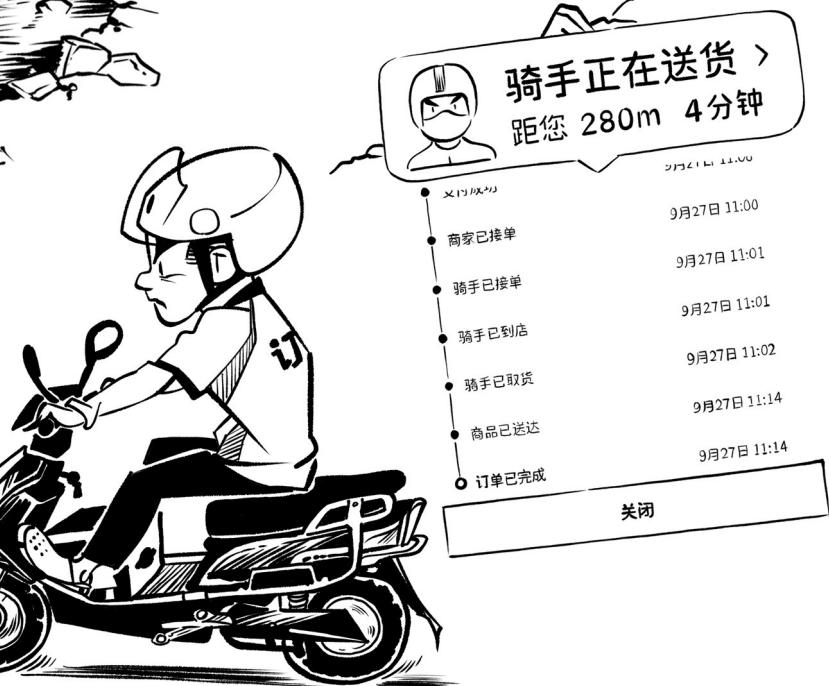
前段时间，网上出现了一位治疗精神内耗的“二舅”。人们的精神内耗有没有被治愈，我不知道，但被戳了愤怒神经的，大有人在。孰是孰非且不予评判，只想浅问一句：你敢断言这世上不存在真正的“二舅”吗？



他可以隐入尘埃
你不能离开地气儿



你为啥拎(扛)着?



雪夜里亮起一盏灯，
温暖着路人的行程；
停脚煮碗馄饨带走，
连同寒暄热气腾腾。
雪花飘在脸上溶化，
灶火把手映得通红；
生活就是冷热相伴，
寒夜里亮着一盏灯。

雪夜馄饨摊儿
诗画/邸天行

